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十次全体会议

1995年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比纹颂先生(副主席) (泰国)
嗣后: 基迪昆先生(副主席) (老挝人民共和国)

上午10时15分开会。

因为主席缺席,副主席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主持会议。

议程项目47(续)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

朴吉渊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自联合国肩负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崇高使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然而,联合国迄今没有实现人类享有一个自由、和平和崭新世界的愿望,同时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冲突有所增加。早在几年前,会员国就开始讨论改革联合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应部分地对正在发生的冲突负责——,以使联合国成为民主和公平的组织,但是讨论仍未产生预期的结果。

人类正对自己的未来表示失望和不安。今天的现实要求会员国比过去更紧迫地解决改革安全理事会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关键。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国际舞台发生了巨变,其中包括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加了三倍,然而,安全理事会却继续保留其过时的结构,并按照冷战时代的旧思维进行其活动。在过分漫长的时期,这种现象一直妨碍着联合国取得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

最近联合国会员国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热情不断增长。因此,在关于改革安理会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内进行的讨论更加详尽和活跃。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和积极的事态发展。

在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努力中,应根据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已大量增加这一当前的现实,十分注意增加安理会成员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增长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并实施平等区域分配原则,适当地考虑到每一个区域的国家数目。

会员国至今还未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在现阶段合理的作法是首先就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增加达成协议。在这方面,我们建议增加

11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就使安理会理事国席位增加到26个,以保证在亚洲、非洲以及东欧和西欧各七个席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五个席位。

日本既没有反省也不打算清偿它过去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象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改进其工作方法和程序,以确保其工作透明和民主。应削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权威,同时增加大会的权力,安理会的各项工作都应公开,包括其非正式协商。

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名义通过的要求对会员国实行制裁和使用武力的决议必须经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的同意。应继续禁止连选非常任理事国,以使所有会员国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发挥负责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取消否决权制度将消除联合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并消除那种鼓励少数大国采取霸权主义和高压行动的冷战的遗留物。在这方面,我们也同时积极考虑一些会员国提出的或是限制或是减少否决权的范围和使用建议。

我们不再应该让自己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的不切实际的辩论上,而应该采取更有效和更实质性的步骤以便把联合国改造为能使会员国受益的民主的和公正的组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仍毫不保留地决心在使联合国能够完成其《宪章》庄严载明崇高使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布卢基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我代表这次不能出席会议的拉脱维亚常任代表鲍马尼斯大使发言。

今天我们在审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工作组两副主席编写的概要。这两份文件十分有益地总结了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进行辩论的目前状况。工作组主席、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埃西先生以及特别是工作组两位副主席布莱滕施泰因先生和今天主持会议的比纹颂

干先生应深受我们的感谢,感谢他们编写了概要以及在困难的情况下得力、耐心和不懈地领导了工作组的工作。

尽管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初步倡议的历史同联合国本身的历史一样长,目前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积极努力是冷战结束的结果。

目前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整套方案中的项目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关于改变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组成的所有方面以及否决权问题。第二组涉及安理会工作方法,包括安理会与有关会员国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关系。这次发言就是为了对关于这两组问题的一些项目的辩论提出我们的意见,我首先谈一谈第二组。

包括增加透明度在内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一些改革是安理会自己、特别是其关于文件和其他程度事项的非正式工作组,首先提出和进行的,这是很恰当的。拉脱维亚认为,必须继续增加透明度和改革工作方法,以保持和甚至提高安理会的效力。

关于第一组问题,大会必须就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组成的改变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所达成的唯一初步一致意见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扩大。看来要就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以及否决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需要时间。

我们都有责任来探讨是否可将目前达成的部分一致意见作为一个起点,以便就扩大和改变安理会组成的长期、多阶段的程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涉及扩大问题第一阶段各会员国不必对安理会的组成和否决权的使用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采取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立场,这对达成一致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一阶段期间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将很有限。这是对自1965年以来联合国会员国大量增加作出的积极反应。这将意味着更好地执行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更好地执行这条原则可能产生的、拉脱维亚认为是可取的一个结果将使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有关上述程序,拉脱维亚愿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出一个更加详细的建议。

客观原因决定了我们对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尤其是对有争议的问题,抱长远眼光恰是恰当的。

首先有历史的原因。安理会组成的基本特征以及否决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对国际安全需求的看法。这些看法为主要战胜国预见了一个特别角色。它们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冷战的可能,因为冷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开始的。然而,安理会受到考验并发生作用是在冷战时期。

这并不意味着此刻我们已经明确什么样的安理会能够在后冷战世界里发挥作用。现在预言世界的形态恐怕为时尚早,因此,现在决定一个有效的安理会的长期组成和使用否决权的可能也为时太早。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世界在不断变化,为了保持效力,安全理事会缓慢必须务实地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以长期和灵活的方法来改革安理会才是成熟的联合国应该做的,并且符合同意有必要维持一个有效的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费多托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一贯认为,应该在使联合国适应当今现实这一总任务的前提下考虑安全理事会成员扩大问题。

联合国已经表现了它作为真正普遍和主要的多边合作机制所具有的有效性和生存能力,今天,它仍然在其创始人难以想象的新国际形势下运作。显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应该象整个联合国体系一样,反映出过去50年世界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化。但是,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加强安理会作用和有效性的一个阶段,因为安全理事会肩负着《宪章》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在数十年里第一次强有力并有效地履行了这一非常艰难的使命。它多次成功地指导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且为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加强世界各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安理会的成员国在共同建设性寻求解决复杂国际问题的最佳方法过程中享有积极和坚定的合作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高度重视审议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认为审议中应该有认真和

建设性的气氛,同时极为彻底并且有深度地审查这一多方面问题的政治、组织和程序方面。鉴于目前国际系统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过渡性发展阶段,我们不能允许对这一总的来说在成功履行其职能的机制有任何腐蚀或者削弱。

俄罗斯联邦认为,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作出迅速和有效反应的能力是解决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问题的重要、基本要求。

俄罗斯承认有必要将安理会成员有限地扩大到20个席位。这样做能够保持对其效率至关重要的紧凑的特点。

考虑到所有区域的利益,安理会成员的标准必须受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指导。根据这些标准,应该首先特别考虑联合国成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联合国其他宗旨所做的贡献,还要考虑到公平地域代表性。显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目前的地位,有鉴于它们权利和责任之间充分、有机的关系,必须保持不变。

与此同时,我们支持一些国家提出的建议,取消联合国《宪章》第23条第2段所规定的条款,即安全理事会任满之理事国不得继续连任这一规定。

我们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在其决策过程中确实需要广泛依靠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观点,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宪章》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可能。值得提出的是,安全理事会本身已经在安理会程序和工作方法工作组内朝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工作组作出了加强透明度的实质性决定。安理会成员与部队派遣国有关维持和平行动的实际事务上的工作接触更加密切。安全理事会主席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变得更加“容易接近”,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参加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就一些关键问题交换意见的次数更加频繁。我们认为朝着这个方向的有益努力应当继续。

我们深信,在进一步完善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和程序时应该分阶段并且以平衡的方式进行,不能匆忙或者鲁莽地作出决定。所有实际步骤都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而且,这类创新只有在得到充分批准和接受之后才能实行。

俄罗斯对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认为,工作组取得进展的证明使成员国明确认识到这一多方面问题的复杂性,他们理解到没有协商一致、利益的平衡和广泛及有建设性的合作,就不可能有解决办法。

我们支持工作组详尽彻底的报告,报告为进一步寻求协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非常感谢工作组的副主席、芬兰和泰国的常驻代表以及泰国常驻代表的前任,新加坡常驻代表,他们为我们共同的利益作出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贡献。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愿意今后在工作组任务规定的范围内充分促进其工作的实际进展。

马蒂科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埃西大使及其两位副主席,芬兰和泰国大使表示赞赏,赞赏该工作组十分周全的报告。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该报告迄今为止良好地指导了我们并辅助了我们对眼下议题的审议。

本大会现在在对改革和重振安全理事会的必要性的广泛协商一致意见。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进步。对在除其他外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必要性有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现在所需做的是审议如何扩大安全理事会组成的方式,以实现更公平的代表性和安全理事会在不牺牲效率和平等的情况下可实现民主化的程度。我国代表团今天同以往一样坚信,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是确保更多联合国会员国在安全理事会得到平等代表的最明显途径之一。然而这个进程不应该停止在这里。增加成员数目的同时应该提高各种利益,特别是在安理会迄今尚未得到很好代表的国家利益的代表性。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得到适当代表的必要性。

《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明显的是,安全理事会履行其任务时代表联合国会员国采取行动。因此,安全理事会决定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顺理成章。但是,多年来变得日益明显的是,安全理事会很少注意安理会外会员国的看法;安理会审议重要

问题时也不充分考虑它们的看法。其结果是,重要决定由少数常任理事国作出,因此使安理会外多数会员国疏远。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进行工作的方式更透明。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上月一般性辩论期间所说的,必须有向大会报告并与其协商的规范制度,以便给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理事会工作参与感。

在我们要求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时,我们不支持否决权。我国代表团一贯反对否决权。我们认为,保持否决权违反民主化精神,我们认为该精神必须激励联合国的新时代。否决权是过去的遗迹并已经失去存在意义。因此,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废除它,《宪章》主张所有会员国,不论大小,富裕或经济上受到挑战,主权一律平等。联合国为全人类而存在,这点需要反映在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

最后我愿重申我们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立场,主张把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扩大作为一揽子方案的组成部分进行审议,考虑到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和公平地域分配以及透明度、责任制和民主化的必要性。

胡亚拉卡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哥伦比亚大使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在这个讲台上就本项目所作的发言。“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一直得到审议。在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的主持下,他得到两位副主席,芬兰和泰国大使的有效协助,举行了深入辩论该问题的许多次会议。然而尽管如此,无法达成共同立场。人们必须承认审议是严肃和坦率的,因为这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不论大小,发达和发展中会员国十分关切的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将决定联合国的信誉、普遍性和合法性。

我国代表团认为,眼下的问题不仅涉及照顾一两个国家而涉及改革安理会。安全理事会不能僵化在1945年的眼光和概念中。它必须获得21世纪的眼光和重点。1945年的地缘政治局势和我们时代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普遍和被接受的殖民地概念已被完全摒弃,并且几乎所有前殖民地现在都是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军事集团不再

对国家安全与防务至关重要。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全球化使基于军事阵营和联盟的安全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在1945年,联合国创始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威胁的角度,并且根据他们的世界观看待国际和平与安全,二战期间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专制民族主义已经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巨大破坏。结果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基于军事联盟和非自治领土和人民托管的联合国。不用说,这不是1995年的地缘政治局势。我们的局势是以世界贸易、经济集团、保护环境、捍卫人类共同遗产并消除贫困和疾病为中心的。这是我们时代的现实和关切。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及整个联合国为此进行的改革和调整都必须改变安理会的认识、理念和焦点。因此,军事力量不应象1945年那样成为国际权威的唯一标准。保护环境——这个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手段也同样重要。因此,纳米比亚代表团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对安理会进行全盘审查。

显然,安全理事会1995年的构成完全没有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因而不具民主性。由不民主的机构所做的决定缺乏合法性。

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任何席位,亚洲的席位也不够,而西欧和其它地区则席位过多。改革必须纠正这种不能接受的不平衡现象。

纳米比亚已多次阐明,否决权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概念,应该完全取消。正如我们所阐明的那样,否决权的理论基础已不再相关。

我国代表团希望,目前不限成员工作组在第五十届大会期间对这个问题的审议不要仅把焦点集中在很狭隘的几个问题上。必须强调,代表权公平地域分配、透明度、责任制、民主化和国家主权平等都仍然是安全理事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原则。

我们只有把这些原则付诸实现,才能创造一个把国际社会带入下个千年的机构。

埃特法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及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

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和安全理事会其它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和两位副主席芬兰的布莱腾施泰因大使和泰国的比纹颂干大使进行出色的领导并提出准确全面的报告和意见。

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通过各会员国的积极参与和更加关心,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现在已获得它理所应得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本届会议的审议和辩论不仅使人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而且还导致采取实际步骤,特别以真正反映席位公平分配和提高其决定合法性的方式,明显促进安理会的改革和扩大进程。

虽然没有必要在此重申我国代表团对必须迫切改革和振兴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和意见,但应该提及——即使为了强调——其中几个观点。

如果安理会要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保持其信誉与合法性,改革就十分重要。改革还将同国际社会渴望看到联合国所表现的民主化进程相一致——该进程将确保其所有成员都广泛参与安理会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扩大还将确保会员国不以真正或觉得被排斥在安理会事务外的理由而感到忿忿不平。《宪章》第24条毕竟阐明,

“安全理事会……系代表各会员国”。

但是,它只有在以符合《宪章》文字和精神的方式行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时才代表各会员国。

我国代表团认真研究了会员国提交的各项文件。令我们高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已产生多种不同的概念、解释和说明。但是,各种意见都承认必须迫切扩大和改革安理会。就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而言,国际社会同意可以有分歧,并决定应以重新焕发的活力和重新下定的决心继续进行讨论——而不是重复过去的立场和意见,因为从这种重复中不会获得任何好处,而要试图达成新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安全理事会同时还应以更大透明度和负责性为目标。

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势头并利用国际支持改变和改革安理会。显然十分重要,安理会必须扩大其规模以反映当今世界的地域和人口构成以及经济和政治现实。从基本上说,安全理事会改革和变革的原则必须反映容纳各方和民主的全球要求和期望。换言之,改革进程必须具有完整概念并通盘实施。只满足一些国家期望而使其它国家忐忑不安的任何安理会改革都有可能信誉和透明度方面造成额外困难。

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现实,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不仅涉及增加其成员数目,而且还同一整套其它问题和为加强和振兴安理会可以采取的措施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虽然安理会为使其工作透明所采取的措施值得称赞,但为根本处理透明度问题还要作很多工作。人们因此期望,为改革安理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包括使会员国在安理会就涉及他们的问题作出决定时能够对审议中重大问题作出贡献的内容。

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应当果断、及时地开展工作。但不应将效率等同于较少数目。效率来自于所有各方充分合作,共担适当责任,争取实现具体的目标。从本质上而言,这就需提高会员国对于安理会的信任和信心。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愿意讨论关于新成员标准的任何建议,但我们坚持认为,增加新成员的一个关键标准应当是公平的地理分配。这是最基本的民主标准之一,适用于联合国任何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关于这一点,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梅勒斯·泽纳维总理的代表,我想指出,非洲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对话,探讨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所有可行方案和最有效、最能为人接受的途径,以使安理会更民主、更透明、更有效地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方面,非洲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发奋立志,加倍努力,使安全理事会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实体。今天,全球安全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需要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非洲人认为,集体安全并不仅仅指没有战争,因此,非洲人将与其它人一道迎接这些挑战。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增加席位的同时,也应当让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更多地参与安理会的决策进程,安全

理事会和大会之间应就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进行更多的协调和磋商。这将导致这些机构能更加公允地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当以宽阔的胸怀、妥协的精神和愿意达成共识的态度参与讨论这一问题。每个会员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但同时必须兼顾整个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利益。当代大多数问题的处理,都是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但不应当忘记道德和伦理的力量。民族利益虽然很重要,但应当坚持世界性的原则。僵硬地坚持只讨论某些问题,而不讨论其它问题,必然导致瘫痪。

我们认为,有关讨论一定要审议安全理事会增加席位的问题以及与安理会有关的其它事项,例如,安理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尤其是大会之间的关系。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是显然需要改进的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大会是联合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机关,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大会会员国,因此,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大会务必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参与。要确保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合作、磋商和协调。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安全理事会就需要吸收一些程序和体制上的机制,充分探讨和利用大会的潜力、任务规定和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对《宪章》作出修改。

安全理事会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确实是安理会改革时应当适当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过去几年的经验清楚表明,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的安排可以可靠地协同工作,发挥有效作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维持和平、建立和平、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建立信任的机制。

考虑到每个区域性或次区域组织的具体任务规定和特征,应当改进安全理事会与各区域组织合作方面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以促成更多的协调、磋商和真正的伙伴关系。

1995年,联合国纪念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年似乎具有特别意义。只要有政治意愿确定一个意见好坏和是否值得实施并不难。联合国现在已届知天命之年,作为一个成

熟的机构,可以明智地作出积极的、影响深远的决定。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绝不可缺少自强、振兴所必需的聪明才智、政治意愿和承诺。我们一定要不辜负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期望。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下定决心做好这项高尚的工作,让人类世界充满和平。

黄时渠夫人(越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看到您指导我们审议这一重要的议程项目,即“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我要感谢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尤其是两位副主席为工作组在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越南认为,世界形势正在发生迅速的、广泛的变化,因此,整个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加以改革。我国主席黎德英先生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上讲话时阐述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为成功履行其使命,联合国本身应该得到振兴。首先它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组织,各会员国之间以及联合国和每一个会员国之间的关系都应以民主和平等为基础”。(《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第三十七次全体会议,第14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哥伦比亚常驻代表代表不结盟运动在有关这个项目的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在这里,我希望重申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应被看作是一整套安排的组成部分。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考虑到各国主权平等和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以及需要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中,包括它的决策过程中实现透明度、责有所归和民主化。

我们支持不结盟运动向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工作组提交的建议。应全面地讨论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以加强安理会的可信性并反映这个世界组织的普遍性。我们赞同很多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表达的观点:有必要适当增加属于不结盟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比例。任何企图在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时排斥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任何扩

大安全理事会的行动都应集中于纠正安理会目前组成情况的不平衡,并反映这个世界组织的普遍性。

关于选择新的常任理事国的标准,我们认为有必要考虑到一些因素,例如对联合国系统的贡献、人口多少、潜在的区域和全球作用等等。

我们支持载于文件A/49/47的工作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向大会保证,它将在本届会议期间积极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阿加索克莱奥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塞浦路斯代表团认为,正在审议的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的项目不应孤立地来看待,而应把它作为全面改革联合国的一部分来看待,全面改革的目的是加强本组织,以使它能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激发旧金山《宪章》起草人的并不仅是理想主义,而且是讲究实际的精神;他们努力创造一个将能避免进一步的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世界。总的来说,可以说,《宪章》的各项原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它们的实施还远不能尽如人意,因为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得到普遍的遵守或实施。

自从旧金山会议以来,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塞浦路斯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民主和有效的联合国。我们希望看到它的宗旨、原则和法令得到所有国家的充分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宪章》构成我国外交政策的支柱和我们的国际努力的灯塔。

联合国的可信性在今后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组织在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责任的事项、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通过集体安全概念和有效地利用《宪章》现有条款,特别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条款,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完成人类的使命。但是,在这方面,紧迫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条款并加强和改组安全理事会,以及改革其工作方法。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向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提出如此多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已经不再能反映从1945年的51个成员增加到今天的185个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和组成情况。

因此,我们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适应今天的现实。这种扩大必须是广泛的,以便能代表目前的所有会员国;它还必须是平等的,以公平地域标准为基础,以及最重要的是,符合《宪章》第二十三条中规定的标准。

关于工作方法,归根结底是代表所有会员国行动的安全理事会应详细考虑各会员国通过大会各项决议所表达的意见。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最近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以增加透明度和与非安理会成员进行协商。应加强这个过程并使之正规化,以实现充分的民主化。

仅仅扩大安全理事会是是不够的。还必须伴之以其他必要的变化和改革,以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和可信性,更重要的是,提高其效力,以及提高整个联合国的效力。可信性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可信性,计划进行的旨在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改革都将归于无效。无歧视性地客观实施联合国各项原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必须牢记,在一种局势下不坚持原则和国际法为其他情况下的类似失败创造了先例,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我国代表团在过去建议,应建立充分的机制和程序,以确保对安全理事会强制性决定的遵守。现在,在我们审查改革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问题时,这种需要就更加明显。

这里还应提到另外两个问题。在最近进行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中,有的国家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表示了合理的关切。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以便在目前至少将否决权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安全理事会今后在处理、控制和解决冲突局势方面的能力和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大会进行密切合作,以及取决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并在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授权下加强更密切的区域安排。

大会的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安全理事会其它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已认真处理了所有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工作组的会议,这清楚地表明,所进行的工作是大量的和有意义的。

尽管几个月来举行了如此多的会议,工作组仍然无法就所有问题达成协商一致,也无法就增加安理会席位的办

法达成协定。对此,我们绝不能感到沮丧。相反,我们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积极进行审议。我们必须处理所有问题,审议一切可能的建议和提议——我们已看到许多创新的、建设性的和有益的提议和建议,以期找到适当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努力达成普遍协定和协商一致。为了使变化有效,必须让所有国家都认为这一切变化都是合理、公平和民主的。

我愿对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和两位副主席所做的工作深表赞赏。他们对工作组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堪称楷模。

最后,我愿强调,最重要的是,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及其组成的变化将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正常运作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机制,实施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和令人接受的维持和平体制;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已经改善的调解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以及如果我们没有向联合国提供坚实的财政基础,使其履行所有这些职能。

换言之,我们必须留给后代一个改革的了的、恢复了青春和活力的、有效的联合国,一个我们的后代将感到骄傲的联合国,以及一个其行为不会经常引起人们疑问的联合国。如果我们未能经受这一考验,失去这一机会,那么历史将会对我们作出严厉的判决。

希舒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及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和工作组两位副主席芬兰常驻代表布莱滕施泰国大使及泰国常驻代表比纹颂干大使为工作组的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实质性贡献。请允许我首先和其他代表一起向他们表示赞赏和感激。

在审议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各阶段中,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的的活动一直出于下述需要,即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解决这一问题,它一直寻求为这一过程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帮助。

为调整安全理事会,以使其适应变化的形势,以及为提高其效率而改革这一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的问题成为各会员国在今年联合国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优先关注的各项。这一问题为增加整个联合国系统带来的益处和改善它的机制提供了一个背景。

在上述范围内,白俄罗斯共和国支持各国努力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办法,努力争取在重组和审查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的问题上达成更广泛和持久的协商一致。这样的协商一致能够确保各区域内的国际安全与和平,并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框架内,对上述问题的审议显示了各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解决下列问题的备用方法: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挑选理事国的原则、标准和机制;表决程序,包括否决权的使用;以及必须采取措施和行动,以改善安全理事会的透明度和工作方法。

白俄罗斯代表团在本讲台上发言时愿表明其在谈判过程发展方面的立场。

我国提出的、可能解决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办法基于下列因素:国际关系的主要变化,包括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的大幅度增加预示着有必要使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更大、更有效的机构;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时应考虑到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两个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应基于各国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由大会在区域组织间一致同意的分配格局框架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当选常任理事国及五个最初的常任理事国必须承担特殊的政治和财政责任——不仅仅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为实现可持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常任理事国的增加不应影响其他国家当选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增加安理会席位时应考虑给每个现有区域集团,包括东欧国家集团分配一个额外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区域集团提名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时应根据区域间的轮换和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应维持《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两种类别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不应给予新当选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应全面审议否决权和安理会的其它表决程序;最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推动安

理会成员与联合国其他会员之间保持更好的关系,提高安理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和效率,包括其程序的民主化。

关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的进一步活动问题,我国代表团支持载于文件A/49/965中的有关下阶段谈判进程的提议,以期在本届会议上取得明显成果。

我们应维持在第四十八届会议和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谈判框架,其中规定轮流举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正式会议和不限成员的非正式协商。

最后,我愿再次向各位成员保证,我国代表团准备进一步帮助巩固协商一致并帮助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创建一个有效和民主的安全理事会。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一般同意: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成员数目应该增加,以反映联合国从1945年的51个会员国到今天的185个会员国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看来最困难的是增加的新成员的标准问题——哪些国家应该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否也应该有否决权?常任理事国席位应该按照地区分配轮流担任,还是分给某些具体的地区代表?安全理事会应该民主和透明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两类理事国应该增加多少?回答这一特定问题时当然必须考虑到,我们必须万分谨慎,不要过分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以致安理会成为一个无用的怪物,无法及时作出决定。

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需要创造性地立即加以解决,以免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额增加及其相关问题成为大会议程上的一个永久性项目。这些问题也表明,安全理事会运作的方式需要改变。在力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不想背离或者削弱非洲国家或不结盟国家运动所采取的立场。作为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它们作出的决定对我们有约束。然而,我们想谈一些一般性问题,作为对本议程项目还在进行的辩论的贡献。

安全理事会,或者说联合国本身的原先使命很简单:通过说服、制裁和绝对必要时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来防止战争或对和平的威胁。这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是一

个好主意,但这同战胜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它们擅自赋予自己以特殊权利,确保它们在过去50年中主宰国际事务。但是,主宰同民主的原则格格不入。

减少和最终消除某些国家的特权应该是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任何辩论的起点。这一主张听起来可能不现实,但我们不相信,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会比今天更加民主。恰恰相反,我们只是增加了联合国特权会员的数目,不会使安全理事会公正或民主。只有在主权平等的原则在安理会上得到充分确定和尊重,才会出现一个真正民主的安全理事会。

把安全理事会分成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使交易成了一种困难,有时甚至令人泄气的过程。非常任理事国常常发现自己通过它们并没有充分参加拟订的决议和决定。虽然人们赞赏作出努力以协商一致作出决定,但结局通常是事先就决定了的。一场纸牌游戏,一方拥有所有的王牌,结局怎样谁都能猜到。我们认为,过去否决权曾经被滥用来保护常任理事国的利益,牺牲联合国全体会员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这种滥用否决权的做法曾使联合国在冷战年代处于瘫痪,以致安理会确实实地停止履行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不仅如此,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仅使这些成员拥有使用否决权的特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往往也是联合国各机构和各署和本组织其他机构的常任成员。有的从这些联合国机构建立以来一直是这些机构的成员。这挫败了民主和轮换的原则,使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相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占有不适当的优势。

显然,《联合国宪章》的作者们从来没有打算使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民主机构,这一点我们承认。选定五大国拥有否决权和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它们在安理会中享有的特权地位,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不论常任席位增加多少,都不会使安全理事会民主。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大谈增加常任理事国会比今天更加民主化——这样做则意味着该机构将有更多的特权成员。任何改革进程只要不解决联合国少数会员所享有的特权,或者试图使现状永久化,甚至强化现状,甚至使它变得更加糟糕,都将是本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我国博茨瓦纳所不能接受的。

关于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问题,我们坚持要求实现,并且一贯这样做。被选入安理会的国家,并不是被选出躲起来,关起门来作出对我们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决定。是的,安理会工作中需要有非公开的非正式协商,但是这些协商必须尽可能导致非理事国有机会参加的会议。

尽管有上述看法,博茨瓦纳支持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额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我们认为,该工作组正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必匆忙。工作组需要时间得出解决与安全理事会改革有关问题的可取办法,希望这些办法能使安全理事会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民主机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恩桑泽·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赞扬主持工作组工作的三位人士,即科特迪瓦外长和芬兰及泰国的大使。

我们的发言将基于两点,第一是安全理事会内片面制度的起因,第二是民主化同时在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进行的必要性。治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诊断病症,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查明问题。根据这项双重原则,我国代表团将简短地谈谈安全理事会内已建立的不平等,甚至偏面的制度。

战争的机缘使主要的同盟国,即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定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确立的政治和军事机制进行相互协商。主要大国的一些会议相继奠定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世界秩序的里程碑: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1944年在华盛顿教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和同年稍后时间的波茨坦会议,最后导致在1945年6月于旧金山举行会议,建立了联合国。在这段重新塑造地缘政治的时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排斥主要的轴心国,被作为重点目标,它带来了同样重要的必然结果,即战胜国慷慨地分割势力范围,垄断霸权。

为了维护这一最高权威,这些工匠必需造出一种以否决权为形式的特别工具——它包含在《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中——并通过同一多边条约第二十三条把它作为五个国家的专属特权。霸权主义动机占上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五个主要大国把最大好处留给自己,从而减少了其他国家所能分享的好处,这种做法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

我现在谈谈第二点,即同时在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进行民主化的问题。所有各方都紧急呼吁甚至规劝实现国家机构的民主化。矛盾的是,国际上对各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热衷程度却与他们对整个世界体系,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民主化加以抵制,甚至反感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布隆迪政府认为,联合国应该通过民主改革效仿各个会员国的民主化。最好是要求各国参与联合国内的民主化。如果联合国不能起带头作用,那么它至少应该下决心使联合国的结构、运作和方法的民主化进程跟上席卷人类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浪潮。

各方对所提议的改革抱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布隆迪代表团想谈谈四种有着截然相反意见的趋势,然后分别就它们加以评论。

目前已建议采取以下步骤:使德国和日本以及分别来自三个地理区域的三个国家同时获得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一种以某些标准为基础的常任席位,例如人口数量、对联合国系统的贡献以及对维持和平的支持和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可能的区域和全球作用;维持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现状,同时轮换其他成员;最后一个步骤是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平等对待所有会员国。

布隆迪政府欢迎这样一个令人高兴的事实,即在一场由他们自己所引起的世界大战后受到惩罚的两个国家现在正得到当时把持其命运的国家的支 持。由于德国和日本与我国富有成效的合作,也由于它们达到了加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所有条件,因此这两国会得到布隆迪的支持。

但是,反过来我国代表团必须能够确信波恩和东京会反对任何种类的选择性改革。这些改革可能加剧,而不是消除现有不平衡,从而危害到对安全理事会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当今世界的要求和挑战的趋势,并带来其组成和运作方面出现倒退的危险。

一些代表团赞扬会给它们带来好处,从而有利于它们获得安全理事会常任席位的标准,例如人口、物质和财政贡献以及军事部队。这些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达到这些标准的能力也是会变化的。例如,出生率的上升和它的相反情况,即出生率的下降可能造成比例扭转,在我所提到

的各方面的贡献也是会变化的,因为它们取决于政治愿望以及经济原因和条件。

通过一个去除的过程,我们发现,在这里所主张的某些论点中,有一种完全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主旨。依照《宪章》第二条所订立和载列的“主权平等”的神圣原则,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无论是轮换的成员还是常任理事国都应充分行使常任席位附带的所有特权。

副主席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持会议。

我们认为,通过依赖主张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者几乎普遍援引的《宪章》所载法律标准,可使大会免于不必要的拼凑工作、仓促修补以及各种预测,这似乎是合理的。在这方面,应寻求一种务实、实际和平等的方案,使各国家主权的总和合并为一种集体或大洲式的主权。这种作法会使组成本世界组织的各政治家庭以及全体会员国通过共区域代表或表达心声。可以为了三种新的和不同的现象牺牲主观和自私的计划,因此,采取断然行动,这三种现象为意识形态集团的崩溃;联合国几乎普遍性的会员国组成;以及本世纪的结束和第三个千年的到来,它的特点将是在过去50年中主导国际领域者的不同攸关利益和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提议在区域基础上确立主权平等,并因此,按照其各自特点而把常任理事国席位分配给各大洲。从这种角度出发,仍将决定是否让各区域享有平等数目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或是否应按数字上的不平等来决定这一数目。在这方面,继铁幕崩溃及冷战争夺消失后,有关欧洲分列为两个单独区域的理由的问题,似乎是相当的。

以大洲为基础而分配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优点和有利之处,在于这种程序的持久性。实际上,很多代表团建议采取的标准是可变的,而各大洲则是水衡不变的。这些可变的标 准受制于历史、人文、人口、政治、经济、领土和其他变化。

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增加,是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内部实行的变革。这样将会出现一种双重的平衡:在常任理事

国及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同时出现。下一步将是在各地理区域各国之间分配新的席位。无论如何,这一作法已经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也许在安全理事会本身中变为事实。

根据这一方案,五个现任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利继续不受影响。它们所珍视的否决权也不会受安全理事会调整的影响。然而,新的常任理事国也将享有否决权,从而结束五个现有受益者对这一权利的垄断。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方案,将是让所有常任理事国放弃使用否决权,甚至最终取消这种体制。

以这种方式重组安全理事会,决不会损害各会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它们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遵守。

非洲的具体情况对国际社会的集体良知所构成的挑战超出任何其他大陆。实际上,联合国的政治组成暴露了一种奇怪的费解现象:紧张局势的温床集中在非洲,那里的贫困现象也打破纪录,而自然和人类的灾难似乎同时对付这个大陆,这造成人数最多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然而国际上此刻正试图把非洲降低到低等的地位。实际上,在我们纪念本组织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非洲是五个大陆中被排除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权之外的唯一大陆。然而受到来自其内外的危险之威胁的非洲,必须在有关和平、安全和社会及经济福祉的审议中发挥中心作用。

某些方面明确阐述或巧妙掩盖了各种立场,它们正试图把非洲在和平与安全使命中的份量降低到最低点。它们的论据基于核武库、常规武器、军队中有多少个师——即采用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但这种过份的简单化忽略了决定胜利与建立和平的其他因素。

五个大国通过分配给自己管理世界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任务,把它们由于其各自庞大的军队而在第二次全球大灾难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当作借口。然而非洲的作用无论多么无闻,在各个战场上明显出现,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些明显的事实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据:如果非洲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征战作出如此广泛和多方面的承诺,各种事件就会有不同的转折。

首先,非洲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勇敢行为,赢得了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军队领导人之一戴高乐将军在其一

部回忆录中的高度赞赏。非洲部队常常在前线集合起来作为先锋,以进行抵挡,甚至确保欧洲部队的存活。

其次,整个非洲大陆成为喂养正同时在很多战线上战斗的军队的食品供应地。

第三,非洲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关键战略作用受到全世界的公认。我们的大陆变为大本营,集中了盟国的军队,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军队。它充作199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跳板、法国抵抗运动的庇护地和总部,以及从布拉柴维尔开始的全世界胜利的起点,戴高乐将军在那里绘出了新的世界地图,展示了法国及其殖民地新的政治全景的轮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决定性一击,是以原子弹在远东发出的,它是用出于非洲心脏的刚果——现为扎伊尔——所提炼的铀制造的,从行政角度上说,布隆迪当时是刚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极力谴责这种使数千名无辜的人遭受极端痛苦这一不幸事实。

总之,以上简要历史回顾表明,寻求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归功于经济发达和军事上具有过多装备的国家。即使在非洲被殖民化时期,它为人类服务方面也不亚于前宗主国。今日的非洲更有能力通过非洲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参与安全理事会。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

纪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几周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就将满三年了。秘鲁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在这一期间取得的很大进展,我们都相信,从1992年通过第47/62号决议到今天我们面前的第二份报告,工作组审议所有事项涉及根本性问题取得了明显进展。这包括正在进行的几项初步的改革,这些改革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要强调指出,我们感谢副主席始终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工作组1994年的第一份报告和10月24日的庄严宣言清楚表明我们已取得的进展和当前的现状。

现在的第二份报告指出各国代表团已取得某些一致看法的各点,以避免谈判和决定出现过多的拖延。因此,尽管由于仍存在的重大分歧的确需要深入审议,但我们不应错过五十周年的声势提供的机会和对联合国未来的明显的普遍关心。我们认为,工作组正处于转折关头。长时间进行辩论而不作决议就可能失去信任。我们认为,工作组必须保持其主题和组织工作的连续性。

我们面前的报告客观地反映了我们面前的限制和可能性,流露了一线乐观,然而这种乐观是令人鼓舞的,它建筑在迄今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强安理会的能力和效益,增加其代表性、提高其工作方法的效率和透明度。我们还一致认为,应扩大安理会,同时我们还继续审查其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已经奠定的看法一致的基础。这些基础是合适的,因为它们的基本方向是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的直接国家利益。它们还包括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民主和合法的安全理事会的理想。但我们还指出,我们认为,加强安理会不能仅仅看到增加成员数目,而应靠今后通过决议的性质、安理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严格遵守法律而不是屈服于某些国家。

我们认为,工作组达成一致看法的程度能够结束谈判前阶段,并开始制订细节的过程。我们认为,安理会现行两种成员类别都应扩大;鉴于德国和日本都有全球性责任和影响,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

我们对于应该有多少成员最合适没有把握,但我们认为,目前成员类别的比例应予以保持。我们认为,必须根据《宪章》的文字和精神让发展中国家有适当的成员数目。在这方面,应该考虑到国家政策是否符合《宪章》的原则和标准。我们坚信,在考虑到重要财政分担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促进《宪章》的宗旨、协助联合国在从海洋法到环境和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取得进展的重大的质的贡献。

我们还认为,可以在区域一级实施非常任理事国轮换的协议,使所有国家参与安全理事会。我们欢迎定期考虑这些问题的想法。我们赞成取消否决权的最终目标,但我们认识到,大国之间达成协议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日常的基础上相互关联。因此,关于决策问题,

我们赞成逐步的、循序渐进的作法,并准备同意限制或限定使用否决权的途径和方法。

请允许我感谢在过去五十年为联合国做过积极贡献的国家,不论它们是否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卡里姆先生(孟加拉)(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和前面发言的人一道,祝贺并赞扬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外交部长和在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两位同事、芬兰和泰国的常驻代表,他们出色地指导了工作组的审议。我们确信,在现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将集体地在大会第四十八和四十九届会议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执行机关,会员国理所当然应该非常关心调整和改革安理会,使之更民主、更有效。孟加拉过去曾几次表达了它对问题的各方面的看法。因此,我讲话将十分简短。

我们认为,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更适合今天需要、现实和期望的更有效的安理会。我们认为,协商一致的作法是朝这一目标取得进展的最好途径。被一些代表团称为软方案的改革方面已产生很多的一致意见。安理会和大会之间应进行更紧密的相互关系,更大透明度和更多地同不是安理会成员国家进行磋商,安理会主席进行,让部队派遣国更多参与决策的形成,这些必要性已经得到承认。事实上,这些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多的进展。

在需要扩大安理会使之更能代表当前会员国这一问题上,显然也存在一致的看法。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安理会的代表性使其决策具有合法性和效力。

但是,在确定成员具体增加数目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成员增加的性质和特点上的分歧也许会更加尖锐。一种方案是简单地象1960年代一样增加非常任理事国这类席位数目。另一种建议提出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目也应该增加。但是,另一种建议的结果则可能导致出现非常任理事国这类席位,这一建议认为,这类席位是使小国和中等国家有较多机会成为定期的非常任理事国。还有人建议取消对于短期内连续当选非常任理事国的限制。

我国代表团准备以开放的态度研究所有的方案。任何有利于安理会更加有效和有能力的步骤或措施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持。但我要强调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期望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成为改革和调整工作的指导原则。第二,作为会员国明显的大多数的小国和更加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同有效的安全理事会有最大的利害关系,最依赖安全理事会。不应忽视这些国家的合法利益和考虑。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对否决权问题作简短评论。为反映1945年军事方面的实际情况,为联合国设计了重要的安全阀门否决权,以便防止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可能破坏联合国本身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它规定了联合国可以或可以考虑采取行动的界限。如果否决权的使用使联合国在冷战期间受到窒息,可以说它也使联合国在当时充满压力和极度紧张的阶段得以生存。

当前,自然已不再使用否决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们隐约地还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令人不安。我们希望以明确的原则和标准规定使用否决权的界限和情况。但是,只有常任理事国本身才能作出这种决定。不过,我们希望并期待能够适当考虑其他会员国的关切。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的人在关于议程项目47的辩论中发言,因此本阶段对该项目的审议已经结束。

议程项目25

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A/50/438)

决议草案(A/50/L.16)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秘鲁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50/L.16。

纪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实际上,拉丁美洲自从十九世纪独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愿意发展该地区

的机构。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该地区在许多情况下积极带头推动重要的多边动力。这一愿望的牢固基础是导致独立的集体努力,因此,它反映了团结一致的联邦理想,这一理想在我们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并适应了不同的变化和现实。

我指的不仅是巴拿马大会、在联合国之前就出现的泛美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或涉及国家间现代关系各个领域的各种区域安排。我具体指的是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尤其是“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这是决议A/50/L.16的题目。根据传统,我国代表团有幸代表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所有成员介绍关于这一题目的决议草案以供大会审议。我们相信,一如往年审议类似决议草案一样,将不经表决通过今年的决议草案。

我已指出,决议草案的目的是加强和扩大联合国系统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将成为协作的纽带,以便处理影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新问题和根深蒂固的问题。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正在这些领域进行极为认真和热情的努力。

目前阶段,我暂不谈联合国与各区域性安排的大量合作,但我要表示这些理解代表了一种趋势,这一趋势有助于建立今后可能成为最有利的多边系统的结构。

事实上,经济活动全球化反映出世界经济主要趋势和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同区域领域和空间的加强同时进行。这表明,联合国必须始终站在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前列。在这方面,联合国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发展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具体的研究对象或一种试验。

出于实际原因,我不必再叙述决议草案的内容,各位代表面前已有了这一文本。事实上,该文本和以往几年的文本相似,但包括了一项重要的新内容,其目的是要确保大会根据联合国使活动合理化和降低费用的努力,每两年进行一次审议。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的秘鲁同事出色地介绍了巴拿马提出的决议草案A/50/L.16,我们希望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个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关于这个项目的发言符合巴拿马尊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目标的立场。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巴拿马公约》就是在我国首都签署的。从那时起我们就认为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一个地区创造的产物,充满着西蒙·波利瓦尔精神,而且有努力实现其目标的合法授权,这些目标就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区域合作的成功之中,加入体系本身的努力和成就。

自从成立以来,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把对本地区负有坚定承诺同时又才华横溢的一代人聚在一起。这些人积极确保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机构按照一个时间表进行工作,而在许多重要活动方面,这个时间表应与联合国其他系统的各个机构的时间表保持一致。

在此,我们非常高兴地祝贺卡洛斯·莫内塔先生担任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新任常设秘书,他在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担任这个职务证明了他在大会议念联合国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所说的话确实有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坚定地打算在正出现的新国际局势中重申其特征和多样性……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绝不意味着在不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接受一种单一化模型,而是要探索各种有效替代办法,使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宝贵经验结合起来。”(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40次会议正式记录,第65页)

我还非常高兴地欢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新任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兰·瓦格纳大使,他在外交和经济及社会领域的卓著声誉是人所共知的。

我国代表团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奥斯卡·德罗加斯大使在非常出色地担任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驻观察员以后继续留在联合国,以他的才干和热情服务于他的国家委内瑞拉,从而也服务于他的地区。

在读了载于文件A/50/438中的关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的秘书长报告后,我们觉得,报告反映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保持同联合国及其系统的各个机构的关系的努力,这种努力促进了在经济、社会和交流领域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我国代表团要特别谈到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为今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在会议上进行的活动,莫内塔先生说得很对:

“正如最近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所反映的那样,我们这些国家必须回应增长和现代化这两方面的挑战,同时,还必须解决严重并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债务问题,其特点是贫穷和边缘化大为扩大。”(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40次会议正式记录,第65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在那次会议上进行的深思熟虑的工作产生了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既稳妥又中肯,一定会对我们地区执行在哥本哈根通过的《行动纲领》的进程产生影响。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现任秘书做了十分恰当的评价,他说,在通过执行国际合作的有效措施来履行在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的同时:

“‘发展纲领’是联合国在明确表达全球经济关系与世界发展的全球远见方面再次发挥其应该发挥的核心作用的一个特殊机会。”(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40次会议正式记录,第65页)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的立场,这使我们很受鼓励。早在今年7月,曾在筹备拉丁美洲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期间出色地担任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的萨尔瓦多·阿里奥拉大使就曾阐明过这个立场,当时他指出,今天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同在过去一样,继续授予:

“《巴拿马公约》的目标充分的有效性,因为这些目标也是为了促进一体化和地区合作,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建立与国际机构和论坛、第三国和地区集团进行磋商和协调的永久制度,以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和战略。”

我国代表团要特别谈到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各国的政府理应感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发挥这个作用,联合国也应

该为此鼓励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在这个行动领域,我们特别重视采取各种措施,确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方案的支持,以补充技术援助行动。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经济合作方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可继续发挥一个极其可贵的作用。我们知道联合国关于加强南南合作的意愿,我们希望这种意愿能具体化,并在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参与下,得到有意义的落实。我要在此重申巴拿马对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作出的现有承诺。

德罗哈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年我们再次支持关于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的决议草案,其中大会促请联合国系统继续和加强对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活动的支持与合作。在这方面我们响应秘鲁和巴拿马代表早先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他们的发言。

从秘书长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A/50/438)可看出,近几年来这两个组织间的合作极富有成效和不断发展,不仅包括诸如贸易、金融、外债和技术等传统的国际经济问题,还扩大到对发展对话具有重要性的新领域,诸如社会问题、环境、生产方法现代化、行政与管理等等。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来说,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日益重要的工具,有助于区域合作以及就与国际经济议程有关的问题进行磋商,并有助于向正在进行的努力提供具体的实际支持,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并确保我们的区域在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框架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这反映在最近在基多举行的里约集团首脑会议作出的决定中,该决定请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该集团提议的一系列主动行动。许多这种行动必将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合作进行。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来说,在联合国处理的许多项目方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起到特别协商作用,这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第九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明年一月的区域筹备会议同过去一样将在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主持下举行。此外,近几年来,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加强了设在纽约这里的机构;我本人有幸参与了此事。这无疑将有助于加强合作,特别是两个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以及这两个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因此,很显然,改进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和联合国系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鉴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资源不足,对它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能够继续获益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对它已进行的一系列项目与活动的支助。我们还感谢开发计划署,特别感谢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以及其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特别股提供的援助,并且象我希望能以协商一致方式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第3段那样促请开发计划署加强和扩大它至关重要的支助。

塞萨莱·迪塞里萨诺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重申它支持联合国系统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之间的合作。我们借此机会欢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两任新任官员:常设秘书卡洛斯·莫内塔先生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艾伦·瓦格纳先生。

阿根廷十分重视在积极的、不断发展的多边经济外交中持续地处理世界议程上各种项目的区域协商和政策协调机制。我们认为,对世界议程项目的初步协商总是应该在区域一级进行;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并将继续是进行区域讨论与合作的优先论坛。10月在阿根廷巴利罗切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上,我们各国国家元首通过的《宣言》第36段就证实了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区域政策协商与协调是对国际努力的补充。我们利用这种辅助手段的各国认为每一个实体都有自己的优点。以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为例,它自建立以来一直是极为有益的,该体系不仅是对国际努力的区域补充,而且也支持对整个区域有利的一些新的主题。这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第二委员会关于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工作中也具体证明了这一点,在其工作中已就若干项目咨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对该区域所有国家一直都很有帮助。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并因为阿根廷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有着合作历史,我们促请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50/L.16,其中载有一项新的请求,即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关于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情况的报告。我认为,这给了秘书长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审查和进一步加强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

贝罗卡尔·索托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让我祝贺大会主席很好地指导了这个机构的工作。

秘书长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项目的报告(A/50/438)很好地总结了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之间的合作的范围和程序。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是联合国的一项中心任务,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例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尤其如此。但除了范围很小的专家和政府机构外,世界舆论并不非常熟悉这个活动领域。

我指的是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体系)的技术合作,还有大会今后几天将会看到的有关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其他区域及合作和协调机构的报告。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联合国基本义务之一有一个认识的错误。仔细研究秘书长的报告就能看出联合国通过它的计划、机构和组织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实际合作的程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当然希望增加和强化这种技术合作并且希望看到联合国的人力和财力翻两倍甚至三倍,以履行《宪章》和大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无数次决议中所规定的这一义务。

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发展区域,例如非洲和亚洲的兄弟姐妹们也会表达同样的愿望。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发展中国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领域,并且是与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各国的基本经济愿望有联系的。在一个日益迅速趋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国际议程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议程的安排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使得联合国系统与发展中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分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日趋必要,这包括南南合作和与发达的北方国家的合作。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必须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要求这种合作,无论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还是发展中世界任何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因为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义务,如果我们不表达出自己的心声,联合国有可能忽略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面对时代的政治危机,我们还要使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在南北和南南关系上日常工作的主要支柱之一。

我愿强调联合国在这一方面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和其他负责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合作的努力,同时,我还认为应该适当提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至关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加强共同谈判的能力,通过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磋商和协调提供适当的架构,我们就会在与发达北方国家的谈判中失去一些真正的机会。通过签署1975年《巴拿马公约》而产生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逻辑仍然成立,而且,由于本世纪末新的国际现实,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到它的重要性。这不仅仅在我们区域是如此,而且在非洲和亚洲的区域性组织也是如此。

我代表哥斯达黎加表示充分支持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作为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常任副秘书长并且代表向我提出请求的有关当局,我愿感谢整个大会对载于文件A/50/L.16的决议草案以及对题为“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的文件A/50/438和Corr.1的支持。

有了这样的决议草案和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区域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方案的必要、有效实施,我们能够给《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承诺的文字和精神赋予实际的内容。

弗洛伦西奥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对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为联合国工作作出有效贡献所起的作用予以高度重视。这一合作不仅仅限于在联合国内部辩论时对有关文件的详细阐述,除此之外,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对我们区域代表们之间就与发展有关的问题非正式地表达、协调和交流意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西感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在就《发展纲领》及其他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愿强调,巴西充分支持已经提交的决议草案。我还愿感谢拉丁美洲经济体系驻联合国的前任代表奥斯卡·德罗哈斯先生并且欢迎接替他的爱伦·瓦哥纳先生。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已听取就本项目辩论最后一位代表发言。

我们现在就决议草案A/50/L.16采取决定。

我谨通知大会，上一届大会就这个议程项目下的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A/50/L.16?

决议草案A/50/L.16获得通过(第50/14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其对议程项目25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50

联合国同议会间联盟的合作

决议草案(A/50/L.20)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埃及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50/L.20。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介绍有关议程项目150、题为“联合国同议会间联盟的合作”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载于A/50/L.20。

现代国际关系的最近事态发展已表明各国议会,作为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参与形成各国人民间关系和加强国家间国际和双边关系。事实上,国家议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再限于批准条约或核准对国际组织的财政捐款。其作用的范围已经扩大,包括通过它们的世界组织,即议会间联盟(议联)开展的集体工作进行国际合作,议联与联合国具有同样宗旨和原则。

议联成员已经增加到包括135个国家议会这一事实明确反映其在我们现代世界中的有效作用。

议联活动的多样化显示其成员重视联合国所审议的议题。议联发挥了十分积极和活跃的作用,支持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努力,在各冲突中和裁军、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经济及社会发展、环境和提高妇女地位领域中的努力,及其加强民主的重要作用。这一切当然生动地证明它支持联合国的长期历史。

今年8月30日至9月1日为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议会间联盟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了题为“议会对21世纪国际合作的展望”的《宣言》。该《宣言》对联合国审议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球议会概述。鉴于该文件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和塞内加尔代表团一起要求将其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在几个项目,包括我们现在面前的项目下分发。它现在载于1995年10月的文件A/50/561。

认识到进一步需要加强联合国同议联之间的合作,议联执行委员会已决定通过缔结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定来谋求和联合国更密切的关系。该决定已经得到议会间联盟理事会的一致核准,该理事会由议联所有成员组成,并由埃及人民大会主席艾哈迈德·法特希·苏鲁尔以议联现任主席的身份主持。

塞内加尔政府采取了的第一个步骤是,要求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议程中列入一个关于这个议题的增列项目。议联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成员的政府核准了该要求,它们还就这个议程项目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在广泛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协商之后,达成了一项获得普遍同意的修改过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由55个会员国提出并出现在文件A/50/L.20中。

大会在该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中认为议会间联盟的活动补充和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大会表示希望在新的和充分的框架中加强两组织间的现有合作。

大会在该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中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以缔结两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定。其中应对一般以及具体领域的协商、适当代表和合作作出规定,并向大会下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鉴于该决议草案所反映的微妙平衡,正象我刚才所说,这个平衡是在深入的不限成员名额协商之后实现的,我高兴地代表共同提案国提议,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印度上院副议长、议会间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纳奇马·赫普图拉夫人发言。

赫普图拉女士(印度)(以英语发言):我站在这里支持题为“联合国同议会间联盟的合作”的议程项目150。

议联建立之后107年的今天,离下一个千年期的到来不到5年,并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认识到虽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许多任务仍要求我们紧迫注意是重要的。超过20亿世界人民仍生活在赤贫中并失业;饥饿和营养不户折磨着所有国家,虽然程度不同。持续经济发展是确保消除地球上无数弊病所必须的。贸易是经济的氧气。然而跨国公司间的跨边界贸易构成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和几乎15%的全球国民总产值(GNP)。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与这种商业力量相匹敌,这种力量得到一国财政结构成败所系的巨大金融流量的加强。

联合国和议会间联盟间的关系追溯到本世界组织的成立本身,议联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联合国秘书长今年稍早时候对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议联第九十四次大会发出的信息中,我们十分痛苦地得知联合国在日益须要承担困难任务时的财政危机。我们希望产生于现金流量问题的该危机将迅速得到克服。

联合国是一个会员国对政府间进程发表意见的组织和论坛。各国议会联盟则代表着通过各国议会中属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代表所表达的世界人民的各种不同意愿。必须正式确定议会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便使政府间进程可以从人民选出的代表的经验中获益。

我高兴地宣布,印度政府为印度议会集团所说服,已在联合国同其它国家一起为此目的共同提出这项大会目前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相信,这种合作关系将真正反映各国议会联盟对联合国所有方案和活动的不断支持。这种关系对民主理想和概念提出新的意见并予以坚定支持,还将为联合国自身的民主化、调整、振兴、加强和改革作出贡献。

今天摆在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面前的任务包括:管理因全球贸易、资本和劳工流动而改变的国际经济;开放政治制度,并以民主为治国准则;同似乎取代了战争祸害的麻醉品、贩卖武器、犯罪和恐怖主义灾祸作斗争;惊人的人口增长;显著的男女差距;环境恶化;以及和平与裁军。

联合国自从五十年前成立以来,一直在通过促进裁军从事建立世界和平的任务。它一直在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等专门机构设法建立经济平等、资源公平分配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它还一直在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设法造就健康的一代,并试图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同人口无限增长作斗争。

联合国一直在处理赋予妇女权利的问题。从20年前在墨西哥到今年在北京,联合国一直在要求世界各国在各行各业中给人类被忽视和受剥削的一半人平等伙伴的地位。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必须性,联合国一直在热忱地从事保护环境的事业。

我们各国议会联盟一直支持这些步骤。我们承认各国议会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所负有的责任。议会联盟已连续几年在其若干议程项目下审议有关裁军、全球和平、社会发展、环境、人口控制以及最重要的男女平等问题。实际上,议会联盟支持联合国的呼吁,在过去5年中组织了4次专门会议:即巴西环境会议、开罗人口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会议和北京妇女大会。1997年2月,作为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的一个后续行动,新德里将主办各国议会联盟在决策方面男女平等问题会议。

联合国是世界各国政府行政部门的代表机构。各国议会联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部门的代表机构。正如任何成功的国家一样,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必须密切合作,这两个行政和立法机构即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也应该在国际一级进行密切合作。各国议会联盟可以通过议员在向基层传播对联合国各种活动和成就的认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因此,联合国可以从基层吸取力量、得到启发,并通过各国人民的参与在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历次人类发展报告都突出强调这一点。

议会联盟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全球问题,这些问题就其真正性质而言也是联合国面前的问题。同议会联盟密切合作并赋予它政府间组织的地位可以实现联合国一贯信奉和培育的全球民主理想。

我一直以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强调议会联盟和联合国态度的基本一致性,行动的统一以及非常重要的目标的一致。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可以表明两

组织应该建立有益合作关系呢?我相信,我们作为各国议会和各国人民在议会联盟中的代表并作为我们各国政府和各国在这一大会中的代表,有义务在今天发起一个将最终导致建立一个以正义和公平、平等与同情以及所有人平等和尊严为基础的新社会的进程。我们应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后代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从事这项神圣努力。

我谨请大会务必支持这一议程项目。

工作安排

副主席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主持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就大会的工作安排宣布一个通知。

我愿通知各位成员,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将审议分别涉及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29名成员和世界粮食

理事会12名成员的议程项目16分项目(a)和(b)以及关于任命会议委员会7名成员的议程项目17分项目(f)。已经宣布,同一天上午大会还将审题为“审查托管理事会的作用”的议程项目152和题为“海地境内的民主和人权情况”的议程项目38。

我还要就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20宣布一个通知。

关于议程项目20的决议草案非正式磋商协调员、奥地利的恩斯特·祖哈尔里帕大使请我通知,愿在这个项目下提交决议草案的代表团在指定日期11月24日星期五前提交其决议草案。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应该尽早提交此类决议草案,使大家有时间进行进一步谈判,以期就这些决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

下午1时10分散会。